

影响中国战争的五大机枪

机枪是指带有枪架或枪座、能实现连发射击的自动枪械。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也在古老的中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作用。美国《枪手》杂志近期专门组织了一组图文,介绍了几款影响过中国战争进程的名牌机枪,并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迹……

“防卫”式转轮机枪:专用于打异教徒
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与土耳其并居亚洲军火进口国之首。1868年,英国维克斯公司推销员沃尔夫·列曼靠自己一口流利的汉语和对清朝官员的恭敬,成功说服中国军队买进一批“防卫”式转轮机枪。

这种机枪形同手摇纺车。暗含12颗大口径弹丸的大转盘在人力摇动下,依次把弹丸对准枪管击发。该枪的开火速度并不比普通步枪快多少,结构也笨重得多,特别是推动大转盘的士兵必须有像亚尔古水手(希腊神话人物)那样的臂力才行。即便在英国,这种机枪根本提不起皇家军官们的兴趣,维克斯公司只好拿它到国外“坑蒙拐骗”了。有趣的是,维克斯公司制造的“防卫”式机枪有两种规格,分别使用圆形子弹和方形子弹。按照该公司的讲解,圆形子弹用来对付基督徒,方形子弹对付异教徒,而出售给中国的恰恰是后一种型号。

加特林手摇机枪:被中国视为“大炮”
美国柯尔特公司从1872年开始向中国出口先进著名的加特林手摇机枪。它是美国著名机械师理查德·杰丹·加特林的杰作。他把6~10根枪管焊接在一个旋转的圆筒上。手柄每转动一圈,各枪管依次完成装弹、射击、退壳等动作。一个熟练的射手可在一

香烟传入中国大抵是在清末,较早进入中国的洋烟品牌有炮台、加利克、三五,抗战胜利以后有了美国的红光、骆驼,“文革”时期还出现过“天涯若比邻”的友邦阿巴尼亚生产的钻石牌香烟。

旧时香烟大致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英国烟系统,中国制造的烤烟型香烟大抵也是属于这个系统的;二是土耳其烟系统,美国烟就属于土耳其系统。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两大系统有点乱,很难分出彼此,或者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就以“烤烟型”和“混合型”区分了。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那天的天气有点闷热,加之我的心情又不好,傍晚的时候,就一个人去了公园。

公园里仍有些暑气。公园最通风最凉爽的地方,当属假山旁边,那里有一把长椅,是我惯常爱坐的。我就径直奔那把椅子而去,到了,才发现,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一个年约七旬的老头,鹤发鸡皮,歪在椅子上假寐。

我料定他是睡着了,就悄悄地坐在椅子的另一端坐下,不敢发出声音。但刚刚落座,他就睁开眼跟我说话了:“今天天气可真有点热。”我有点歉疚,忙说:“我吵醒您了吧?”他乐呵呵地一笑:“没呢。我没睡,只是闭上眼睛想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老头显然很乐意有人陪他聊天,自己扯开了话题:“热过这一宿就好了,明天会下雨。”可我记得天气预报说明天还是晴天。我这一说,老头直摇头:“我比天气预报准,我的话没错。我这里就是天气预报呢。”他指了指他的右膝盖,“痛了两天了,准要变天。”

我一下子想起了母亲,母亲年轻时手臂受过伤,到老年时下雨天的前夕手臂那个老头慢吞吞地走进了饭店。他昂着头,身体微微前倾,拄着结实的藤条拐杖,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他那破破烂烂的上衣、打满补丁的裤子、露出脚趾的鞋子和他脸上温和的笑容,使他在就餐的人群中格外显眼。

老头进来时,服务员玛丽正靠在工作台上想着心事。就在头天晚上,经理把所有的服务员召集到一起,告诉她们,饭店的总裁乔治·沃克先生将亲临饭店视察,到时候他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幸福的秘诀是什么?请所有人做好准备。究竟该怎么回答呢?玛丽忍着。这时,她看到老头慢

慢向靠窗的一个位子走去。玛丽跑到他身边说:“先生,让我帮你挪椅子吧?”

老头没说话,微笑着向玛丽点头致谢。玛丽扶着他的一只胳膊,帮助他慢慢移到椅子的前面,使他能够舒服地坐下来。然后,她迅速跑向邻近的桌子,把老头的拐杖靠在他够得到的地方。

他用柔和清晰的声音说:“谢谢你,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不客气,先生。我叫玛丽,我先去陪一会儿,如果

分钟里打出400发子弹,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加特林机枪广泛用于美国南北战争和西部拓荒运动,成为仅次于大口径榴弹炮之后的“杀人机器”。

加特林机枪的降临使中国如获至宝。清政府相继在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地建立生产线,进行大规模仿制。由于这种瞬间吐出大量弹药的机枪发出类似火炮的声响,于是清军索性把它称为“大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曾多次遭到清军携带的加特林机枪的重创。这些情景被日本随军记者一一记录在案。另外在1900年义和团战争期间,清军和义和团民兵也曾用过这种速射兵器保卫过北京和天津。据参加过八国联军的美国士兵回忆:“一挺加特林机枪可以封住宽阔的大街。它的杀伤效果相当厉害……我们必须顶着中国射来的弹雨前进。”

马克沁机枪:李鸿章曾说“太快太贵”
1883年,英籍美国人马克沁发明出世界上第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机枪。它利用火药气体压力取代过去的人力,使枪支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自动完成,真正达到了“一扣扳机,子弹喷涌”的效果。

1884年,马克沁在伦敦举行新枪发布会,各国都有代表出席,中国也派出大臣李鸿章出席。当时马克沁表演的是速射。他的机枪在半分钟内一口气打出300发子弹。目瞪口呆的李鸿章大呼:“太快!太快了!”再一问价格,这位老官员又惊呼:“太贵!太贵了!”虽然李鸿章明白马克沁机枪的危害,但由于清政府没给他多少可调用的资金,他只能买一挺回去研究研究。鉴于该枪射速之高,李鸿章还专门给它起

吸烟的故事

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也波及香烟,不同级别的干部会享受到不同牌子和数量的香烟。如果家人中男女都是干部,而其中女干部又不会吸烟,那男干部就占些便宜,勉强可以维持一个月的需求;要是家中没有女干部,而男干部吸烟又凶的话,那可就惨了。关于那个时代吸烟的故事我看过很多,都十分真实。我在那两年自制过烟丝,为的是以烟斗替代纸烟或是补充

纸烟的不足。烟叶是从走门串户的农民手中买来的,从农村来的人会背着筐像做贼的一样掏出一叠烟叶,卖给城里的烟民。烟叶买来先要晾干,再用剪刀剪成细细的丝,和以甘油、香精和白兰地酒(后来发现用兰姆酒更好),然后用手使劲地揉来揉去,为的是让烟草与配料充分融为一体。为了使果胶丝不干,还要掺和些苹果皮。那味道闻起来真是很香啊!

摘自《寰外谭屑》

摘自《扬子晚报》

摘自《寰外谭屑》

名为“赛电枪”。

马克沁机枪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首次大发虎威。

俄国军队用它狠狠教训了

沉溺于“肉弹”战术的日本军队。在一次日军围攻俄军要塞的战斗中,俄军用马克沁重机枪迎接一波又一波呐喊的日军。战斗变成了屠杀。一天战斗下来,日军付出的伤亡代价已超过4000人,以致上报伤亡数字时,上级主管竟认为多写了一个0。日军的惨重伤亡终于使中国官员明白了马克沁机枪的价值。中国军队只用10年时间就普及了这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装备马克沁机枪的中国军队阵地成为日军最头疼的目标。直到今天,马克沁机枪依然是中国军事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人们还能在开放的射击场上体验它的威力。

捷克 ZB26 机枪:打进是眼飞出洞

1938年,中国山西的一个无名高地下,日军正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方向推进。一名日军官和尖兵在一条泥路上正指指点点时,突遭一阵机枪点射。军官身中数弹,躺在血泊中。1938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刊出了这段故事和照片,而创造这一战绩的正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得力助手——ZB26机枪。该枪出自中欧工业强国捷克之手,是20世纪30年代最先进的轻武器,曾出口数十个国家。中国不但采购大量ZB26轻机枪,还千方百计予以仿造,称之为“捷克”式机枪。抗战期间,该枪是中国军队基层最重要的火力来源。因为中国军队极度缺乏火炮,实际上它在火力配置中扮演了炮的角色。该枪自重仅9公斤,可与中国军队制式步枪共用弹药。这种机枪可点射也可扫射,面对多且站得分散的敌人非常有效。当时中国部队的ZB26机枪组对日军杀伤很大。据日本战后文献记载:“ZB26机枪发射的7.92毫米子弹打在人名上,造成的创伤是‘进口小,出口大’。”

中国 54 式重机枪:打直升机没商量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建立起门类齐全、技术过硬的军工部门,并逐步掌握了高性能机枪的制造工艺,54式重机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该枪外观虽然粗糙,但非常结实耐用,能够发射12.7毫米穿甲弹、燃烧弹甚至闪光弹,不光对士兵具有严重杀伤力,就连履带车辆、低空侦察机乃至内河渡船都能有效摧毁。越战期间,54式重机枪成为越南游击队对付美军直升机的绝密武器。

摘自《寰外谭屑》

蒋介石与同窗决斗定姻缘

1906年,蒋介石考取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二年与同班同学张希鸾同时考取陆军官费生,被派往日本深造,同进日本陆军预备学校——东京振武学堂。1910年毕业后,两人又一起进长冈的日军十三联队实习。两人同窗四载,情同手足。一到节假日,两人结伴去军营附近乡村散心玩乐,因而认识了一位年轻漂亮又热情好客的日本姑娘惠子。由于两人都爱上了这位活泼开朗的日本姑娘,终至反目,发生了一场“决斗定姻缘”的趣事。

蒋介石老成持重,张希鸾热情豪放,在情场上张具有明显优势。在张的频频进攻下,惠子姑娘常在花前月下与张希鸾相依相偎,情话绵绵。

西班牙外籍军团

西班牙外籍军团的历史充满了矛盾,本国老百姓赞美他们的英勇,连军团之歌《死亡恋人》也家喻户晓。但这支军团也让老百姓痛恨过,正是它帮助佛朗哥毁灭了西班牙共和政体,使西班牙蒙受了30多年的独裁统治。

外籍军团成立于1920年,起初只招收来自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的摩尔人,主要对付北非殖民地的里夫部落武装,两者作风异常相似,凶猛好斗且不留俘虏。

1922年,首任外籍军团司令乱沃佐佐拉中校被里夫部落武装用乱刀砍死,继任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佛朗哥。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将这支战斗力强大的西班牙部队拉了过来,充当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目前,外国人要加入这支部队,只需向西班牙当地警察局或西班牙驻外使馆申请,外籍军团会安排申请者观看相关电影。假如申请者看完电影后还愿意留下,那么他就可签约加入。加入外籍军团后,申请者会接受非常残酷的训练,甚至有报道称外籍军团在演习的时候,用的都是真枪实弹,因此伤亡在所难免。

哥萨克雇佣军

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城镇乡村里,到处都有这样的小广告:“漂亮女人和1500美元的赏金并不遥远,只要你能把一颗哥萨克的人头送到某某地方。”这些由车臣分裂武装散发的广告充分说明,为俄罗斯军方服务的哥萨克雇佣兵已成为他们的克星。

苏联解体后,生活在顿河、中亚和远东的哥萨克人再度成为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雇佣兵来源。目前,哥萨克人自发成立了“军事协会”,参加者只需交纳650卢布会费即可加入,他们有统一发放的服装和武器,其成

员超过100万名,随时愿为政府、商业寡头或军火大亨效劳。哥萨克人最突出的优点是他们对武器有天生的热爱以及对使命的忠诚——2000年3月,在车臣剿匪的90名哥萨克伞兵与2500名匪徒激战3天,平均每个空降兵对付20多个非法武装分子,他们与匪顽敌战斗到最后一刻,只有6人生还。

“军事协会”负责人透露,不久前他们与格鲁吉亚半独立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合同,为阿布哈兹提供一骑兵军的“X的部队”,以免阿布哈兹公民遭格鲁吉亚政府军的伤害。这份合同居然得到了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市第二公证处的“公证”。谁都不会忘记,在1993年,由哥萨克人组成的特种兵分队自愿前往阿布哈兹,打得格鲁吉亚政府军落荒而逃。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政府准备雇佣哥萨克人组成反恐特种部队,维持动荡的高加索地区的法律与秩序,打击恐怖主义。

廓尔喀部队

他们个子不高,但非常凶狠,据说战斗中,他们的牛腿弯刀一旦出鞘就必须见血,这就是廓尔喀雇佣兵。19世纪初,英国入侵尼泊尔,发现当地的廓尔喀人忠诚耐战,于是就招募这些山民,组建了一支部队。1857年印度爆发起义,要不是廓尔喀部队浴血奋战,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就不可能延续下来。1947年印度独立时,根据《加德满都协定》,印度瓜分了80%的廓尔喀部队,印军习惯把他们称为“托马”。

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中显然也练就了敏锐的识别能力。狮子一冲出来,黑斑羚已然惊觉,迅速四蹄腾空,飞奔起来。

狮子的奔跑速度明显胜过黑斑羚,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在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黑斑羚的智慧

蒋介石有些受不了。一天晚上,同室而居的蒋介石摊牌了:“希鸾,我与你商量一件事,我爱惠子,请你以后不要去找她了好吗?”张不由一愣:“你说什么?我也爱惠子呀!老兄,你不要开玩笑,你已有妻子和儿子呀!”素来刚愎自用的蒋则说:“什么妻子儿子,我只知爱她。你究竟让不让?”张这时也受不了,他“嘿”地站起身来说:“不让,不让!我爱惠子!”蒋又冷冷地一笑:“你认为惠子真的爱你?”张生气地说:“难道她爱你?”一时争得不可开交。为证明惠子究竟爱谁,两人决定请一个中国同学去问惠子。情窦初开的惠子为难地说:“我也说不清楚呀,他们两人都爱我

……”可能以往看过的那些小说启发了她,她突然浪漫地说:“那让他们‘决斗’——摔跤吧!谁胜,我就爱谁。”

就这样,一场以摔跤来定终身的“决斗”,在假日的郊外进行了。那天,惠子穿上艳丽的和服前来“观战”,那位说客就成了见证人兼裁判。一声令下,蒋张两人就似饿虎一般相扑了起来。开始几个回合,两人技力相仿,未分上下。这时,急于求胜的蒋介石猛扑上去,想一下子摔倒对手;谁知张希鸾看准机会,突然一蹲,双手有力地抱住了蒋的腰,顺势往后一送,蒋就跌了个四脚朝天。当张扶起蒋时,蒋已嘴角流血。此时的蒋倒也干脆:“胜败乃兵家常事,老弟,你赢了!”

张希鸾在“决斗”中获胜,终于如愿以偿,与惠子结为异国情侣。

摘自《合肥晚报》

全球最凶悍的四支雇佣军

据称,廓尔喀人大多为生活所迫,世代以当兵为业。不少廓尔喀人毫不掩饰地说:“我到印度当兵就是为了钱,没有其他目的。”

1999年5月下旬,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一支穆斯林游击队占领了泰格尔山。为了夺回阵地,印军一支具有150多年历史的廓尔喀步兵联队向顶峰发起进攻。居高临下的游击队员用尼泊尔土语报告:“长官,11个廓尔喀人上战场,11个廓尔喀人凯旋。”

以色列 IZO 雇佣兵公司

当今世界,以色列雇佣兵数量最多,遍布全球。该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造就了一批最具杀伤力的战斗人员,这些军人的冷酷无情与内心忠诚,使他们在全球雇佣兵市场上异常火爆。

如今,IZO公司是以色列国内最著名的雇佣兵出口机构,他们提供的私人保镖在菲律宾、美国和西非国家相当受欢迎,一些富豪甚至拥有由IZO公司训练的私有军队。在去年的黎以冲突中,IZO公司为以色列总参谋部提供大量雇员从事间谍和敌后暗杀等活动,真可谓“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IZO的雇佣兵。”

摘自《军事史林》

美文闲读